



◎ 肖欣楠

徐老头

上午听张火丁和迟小秋唱《锁麟囊》，忽地，忆起村里那个刁钻的老头。老头徐姓，做过大半辈子会计，有着怎样的身世，我不甚了解，约是曾经鼎盛之家，后来落魄。大多家底殷实的人，都有点爱好，有钱么，难免不培养杂七杂八的兴趣。他喜欢听戏，京剧、评剧、黄梅戏、梆子、皮影统统入口。

那年头家里有录音机的少，恰好，我父亲也是地主家的遗少，年轻时培养了兴趣，后来，做生意，手里有点积蓄，最早买了电视、录音机。他不动声色地把搁置了几十年之久的喜好一一捡了起来。其时，我妈眼馋别人家的电饭锅，他偏不买，那东西和他的爱好不搭界。

我家位于村里的主干道，临街，见天儿，父亲把录音机声音开到最大音量，屋里人说话都听不清楚。我妈自然有意见，她不好这口儿，腹诽、口伐难免。于是指着我爸的鼻子数落，但我爸只能看到她的嘴唇干巴巴地一张

一合，速度或快或慢，听不清声音。又或者，他压根就屏蔽了这般不和谐的声音，一心一意地沉浸在程砚秋的《锁麟囊》里，然后，用比较迷茫的眼神看着我娘亲，脸上没有任何愤怒的表情。我妈重磅出击，落在虚无的深渊里，还指望能听到“扑通”一声响，等了好久还是悄无声息。于是，每当我爸收拾好手头的一切，在木匣里翻检录音带时，我妈很配合地“离家”出走。

但凡，我家的录音机一响，不多久，便有几个老头夹着烟袋，晃悠悠地过来。他们的口味不同，有人想听“秧歌点”，有人想听京韵大鼓，有人想听黄梅戏，有个老头喜欢唐山皮影。众口难调，久而久之，几个老头并不是听到录音机一响，便相约似的前来，而是听在放什么。若是喜欢的就颠颠过来听会儿，意犹未尽，又到了饭时，只好走人。

徐老头不挑拣，赶上就听。总是最早来，又最晚走的那个。

别人听，不过是听个意思儿，说白了也就是打发时光而已。徐老头与他们的区别在于，他两只脚都在槛内，听门道儿，并且说渊源。他说华文漪唱《牡丹亭》，真真把杜丽娘唱活，顾盼有波，气质若兰，一个弯腰，便是烟丝醉软，匍一句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”就让人惊艳。我还是自徐老头那记住这著名的句子，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”。

再譬如，他说梅兰芳的戏须得坐在戏园子看他的扮相，从举手投足、一个转身、回眸中，理解梅派的妩媚。程派适合闭着眼睛听，闷腔沉郁、迂回委婉。他说，人一辈子不晓得因何败又因何起，程砚秋坏了嗓子，原以为祖师爷赏的这碗饭收回去了，却不料，这一伤，还就有了这唱腔。这叫啥，命。

徐老头听曲是要打拍子的，两只眼睛一闭，跷起二郎腿，右手小指和无名指围拢，剩下的三

个指头弯曲，随着京胡或快或慢、或轻或重地敲，头随着节奏晃动。若是听到唱腔裂帛之处，婉转旖旎，听不出换气，他便大喊一声，好！两只眼睛，还是闭着。我疑心，他有本事幻化出那一台戏——小生穿着黑蹬靠，足踩厚底靴施展拳脚，掏腿、跨步、端燕、云手，随着一声“当啷啷啷”衣摆翻飞，露出内里红衬，头一正，双目定睛，威风有余，帽冠正中的大珠子摇摇晃晃。青衣呢？水袖子抡成白练，忽前忽后、忽左忽右，甩它个满堂春色，又挥一个翻江倒海，连环袖、风摆袖，喜怒哀乐凭着一双袖子收、搭、撩、放、掸。她颤颤巍巍，金莲悄移，一开腔，便是天地无颜色。

徐老头说，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人在戏里痛快一场，酣畅淋漓，终归谢幕，人在戏外，柴米油盐，三饱一倒，最后了了。活着，就得有趣啊，死毕竟是沉默的。

他像哲人，常说些咬文嚼字的句子。

某年，我去城里书店闲逛，一眼看到书架上有本书，写了三个字：西厢记。这名字熟悉，常听徐老头念叨。可惜是竖版，繁体，我认识的字寥寥可数，可还是买了回来，有旧相识的感情。徐老头来时，我拿给他看。他不问我认识里面的多少字，也不问看了多少，只说书。

他说红娘虽然不是主角，但性格的独立和智慧远胜于崔莺莺，读书不能只跟着作者的意图走，要有自己的看法。彼时，我还不会读书，不过是读个大概意思，哪里晓得去思考。我读《西厢记》装样子而已，也有显摆的意思，关注的无非是里面华丽丽的辞藻：“碧云天，黄花地，西风紧。北雁南飞。晓来谁染霜林醉？总是离人泪。”这样的句子如今还记得。徐老头曾把书拿走，在我差不多忘记有这本书的时

候，他送过来，书崭新依旧，让人怀疑他是否读过。他说读书前要洗手，这样不会弄脏书，读后还要洗手，不会被书弄脏。我上学时听老师一再强调：饭前便后，要洗手。对于他的读书洗手论，不以为然。后来，有一次去图书馆翻书，看到自己手指上的脏，才知道，他说的几乎是生活常识。

徐老头对吃也颇多研究。有一次，他听完皮影起身回家，正赶上我妈烙千层饼。他蓦地停住，回身走到灶台边对我妈说：千层饼，温水和面，醒十五分钟，揉面十分钟，手揪剂子，铺粉擀薄，滴滚热猪油，加少许盐，对折绕卷，再擀成饼。火候重要，大火热油，饼子入锅改小火，勤翻个，停火，锅内点水，焖锅，三五分钟揭锅盖，燃火，正反翻个，把饼在锅边竖着敲几次，完事。我妈按照徐老头的指点重做的饼子，果真外酥里嫩，劲道皮薄，一层层薄如黄纸，堪称千层饼。

他说吃油饼最好的配餐，不是西红柿蛋汤，而是酸菜川白肉。每个酸菜叶子用刀片三四层，然后切丝，如此酸菜丝才叫“丝”。肉要用五花肉，肥瘦相宜，切薄片儿，放在碗中，撒少许盐、酱油腌制，半小时左右方可入锅，炸出多余的油，肉呈金黄色，便可加温水。水两开之后，依次放粉丝和酸菜丝。十分钟后根据口味轻重放盐，放香油，出锅。油饼腻口，酸菜清口，清汤清胃，吃得热乎。我妈照做，果然十分“畅销”，碗空盆光。自那以后，我妈常向他讨教有关烹饪之类的事宜。他每每讲起，总是犹如抽丝剥茧，丝丝入扣，听者时常感觉口舌生津腹内咕噜声。

约略有情趣的人好玩，但未必好相处。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，不深谙性格怪癖，朝夕相对久了，那些情趣不过是衣服外面

的口袋而已，有它装东西，无它还照样蔽体。徐老头的家人一定是这般看待他的。他们讨厌他繁文缛节，讲究摆谱。活在那个时代的农村，庄稼人把头低在土地里，汗水流下来当做雨水，指望能够多些收成，急巴巴地拉到粮库，换成大小不一的钞票维持生活，哪有时间看戏听曲，哪有心情赏月看花。徐老头年逾古稀，仍满脑子务虚的念头，执著于精神建设，这让他的家人很是不屑，当面称他“甩手”。

徐老头这么一个知识渊博、通透豁达的人，也有看不穿的事情，那就是——死。彼时，年少如我也晓得生即意味着死，徐老头却寻思不出个所以然。究其实，他捉摸不透死的原因，无非是他不想死。我记得那是五月的一天，我父亲把录音机放在窗台上，徐老头和我父亲坐在院子里听戏。我妈给他们烧了两暖壶的水，两个人就着茶杯里那点茶叶，开始喝茶听曲，是程砚秋的《锁麟囊》。院子很开阔，有两棵杨树，叶子青嫩，柔柔怯怯。阳光也暖，温情地撩拨着人的肌肤。也或者，那天他和父亲聊起了往事，总之，有感慨，有伤感。话题之后，沉默的空气在他们之间短暂地游走。徐老头突然说，我就不死，人死一把灰，什么都没有。过去还能埋个全壳儿，现在要把人烧掉，残忍啊，不符合人道啊。言罢，一声长叹。

那声长叹，幽幽然，好比京剧唱腔。

某一年冬天，我外出归来，看到娘亲坐在暖和和的大土炕上缝被子，神情寥落。忍不住询问一声。我娘停下活计，说，徐老头到底没有扳倒大烟囱（指火葬场的烟囱），没了。

再后来，我时而会想起这个老头。他精神矍铄，情致盎然，对生活有着不厌其烦的热爱。

（选自《广西文学》2012年9期）